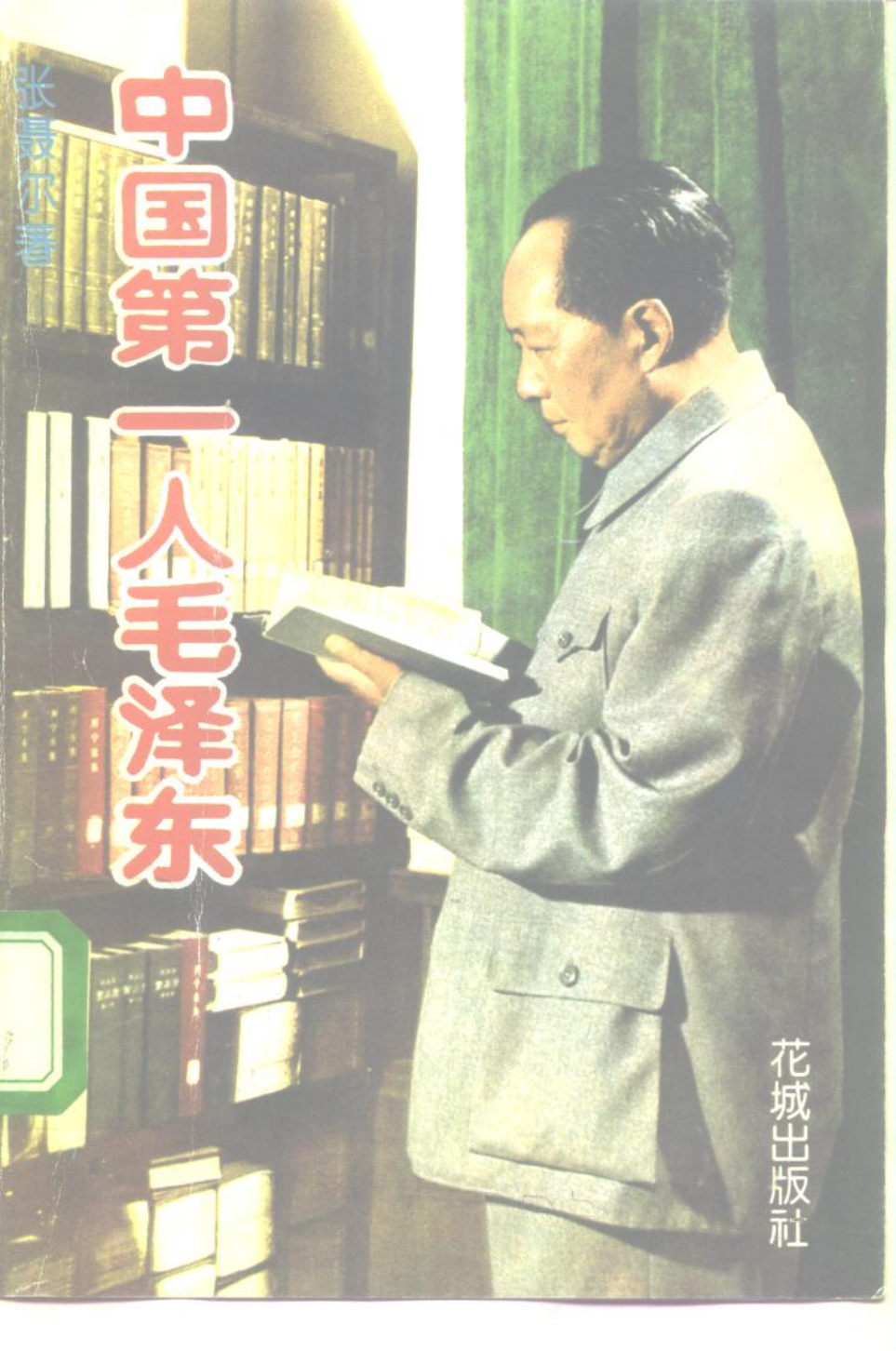


张景尔著

中国第一人毛泽东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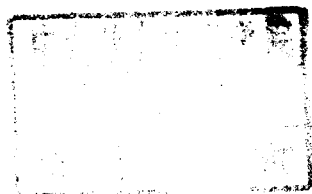


83833

A751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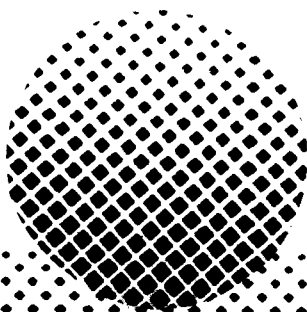
中国第一人毛泽东

225/26



花城出版社

张聂尔著



粤新登字05号

责任编辑 叶 静

装帧设计 王石之

中国第一人毛泽东

张聂尔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4插页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425-2/I · 1271

定价：5.50元

内容简介

《中国第一人毛泽东》出自女作家张聂尔之手笔。作者在采访了许多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之后,阅读了大量资料,独辟蹊径,从毛泽东一生反复读过的浩如烟海的书籍中,选出了五篇诗文:《增广》、《革命军》、《报任安书》、《触詔说赵太后》、《三垂冈》;并以此为线索,将鲜为人知的故事、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知识揉为一体,分析了毛泽东这位一代伟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心态,透露了不同时期重大决策的背景,从而描绘了毛泽东的思维轨迹。

作品视点高、视角新,结构奇特、见解独到,议论恢宏精辟、气势磅礴,文笔酣畅淋漓而又细腻真切,熔新闻性、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实为近年来难得的一本极有阅读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好书。

写在前面

当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我将感到惴惴不安。因为像这样结构撰写关于毛泽东的书，似乎还没有过。说实在话，加入寻找毛泽东的行列，于我几乎是一件无意识的十分偶然的事情。然而，在采访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研读有关资料时，我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对毛泽东其实是那么熟悉。在撰写过程中，我过去所记忆，所背诵，所摘抄过的毛泽东的诗文，竟鱼跃般迅速地、鲜明地从脑海中跳出，以致于连我自己都惊讶不已。我终于看见了毛泽东对我和我的同代人，甚至对中国几代人的巨大影响；终于理解了当久违的“红太阳”歌曲乍一走进千家万户时，所引起的几代人心灵的震颤、回归和深深的感叹。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无与伦比，这对于也算喜欢读书的我真是钦佩之极。然而，毛泽东所徜徉的浩瀚的书海并非没有逻辑可循。换言之，在我看来，毛泽东所阅读、推荐、引用的文章、诗词，往往与他彼时彼地的心绪有关，或者就是他彼时彼地心情、思绪的一个佐证。

这个“发现”令我欣喜。我大胆地选出五篇毛泽东阅读、推荐、引用过的诗文，以此为线索，将我采访到的有关他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串联起来，加以延伸，舒展，写成此书。如果读者能喜欢，并从中获得点滴启示，我将不胜欣慰。

我所选用的五篇有关诗文，有的可能为读者所熟悉，有的可能仅熟悉其中毛泽东用过的引文，还有的则可能几乎不为人所知。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我将所引诗文均加以注释，附于书后。特别要提及的是《增广》一文，我曾花了大量时间核对毛泽东所读版本，并查找了多种词典和古典小说，进行校正、注释。但因为水平、时间、精力有限，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读者谅解并指正。如果这些诗文也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并使读者对我由此出发所作的关于毛泽东的分析联想产生共鸣，则在我将更引以自慰了。

回想起新年伊始的那个晴朗而寒冷早晨，我第一次站在丰泽园毛泽东的卧室。我抚摸他的木板床和床上的书籍，抚摸他茶几上的画报和饭桌上的竹饭屉；走进毛泽东的客厅颐年堂，我在那红木雕花的墙壁、屏风和驼色丝绒的长帘间踱步；走出颐年堂，我又在中南海那幽静的水边遐思，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生活的“毛泽东时代”，想起了那个时代的许多往事：欢乐的、痛苦的、美丽的、不幸的……。然而，无论它们是怎样的，都同样是惊心动魄的、令人永志难忘的。

我终于听见了这位中国第一伟人的脚步声。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撰写关于毛泽东的书的工作之中。或许，我不但是在寻找毛泽东，也是在寻找中国历史的长卷，甚至在寻找我和我的父辈吧？

张聂尔

一九九二年夏于北京

目 录

写在前面	1
一、北戴河·《增广》·会昌	1
北戴河	1
关于《增广》	6
《增广》联想之一：《清平乐·会昌》	9
《增广》联想之二：同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	22
二、大跃进·《革命军》·“五不怕”	32
大跃进	32
《苏报案》	35
《革命军》探寻之一：中国人民要站起来	39
《革命军》探寻之二：根除奴隶性	51
《革命军》探寻之三：“五不怕”	57
三、七千人大会·《报任安书》·《冬云》	69
不当国家主席	69
七千人大会	72
《报任安书》	75
《报任安书》思考之一：自责与自慰	77

《报任安书》思考之二：慰人、平反	90
《报任安书》思考之三：为人民服务	99
《报任安书》思考之四：中国人的骨气 ...	103
再谈中国人的骨气	114
四、滴水洞·《说赵太后》·接班人	126
滴水洞	126
关于江青	131
《触蓍说赵太后》	138
《说赵太后》问题之一：严格要求子女 ...	140
《说赵太后》问题之二：接班人·刘少奇	146
再谈“接班人”林彪	158
五、十大·死神·《三垂冈》	174
“我喜欢右派”	174
“十大”及其后	182
死神	188
《三垂冈》	196
附录：	
一、注释《增广》	206
二、注释《革命军》（第五章）	257
三、注释《报任安书》（节录）	265
四、注释《触蓍说赵太后》	274
五、注释《三垂冈》	279

一、北戴河·《增广》·会昌

北戴河

五十年代。一个宁静、晴朗的夏日。阳光金灿灿地，照耀着北戴河那湛蓝无垠的海面。因为没有风，海面波澜不惊。粼粼起伏的碧波，被金色的阳光辉洒，宛若一片金星耀动的丝绒。哗——哗——，海水轻轻地有节奏地，拍打着海岸的沙滩，沙滩也是金色的，那灼烫的，柔软的沙子，坦然而安详地仰卧在水边，仿佛一个被母亲拍打的婴儿。海天一色，只有极远处竖起几点渔帆，隐隐地划出了弧形地平线，除了偶尔飞过几只沙鸥，溅起几朵浪花之外，此时的大海，如同睡美人一般温馨。

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只穿一条游泳裤，骨骼强健，肌肤光滑。他身边是几个同样只穿游泳裤的年轻人，一步一步，他们向大海迈进

他们走过沙滩，留下一串串深深的脚印，他们踏进

海水，掀起汨汨浪涡。为首的已经六十出头，但身姿那么魁伟，步伐依旧矫健。海水渐渐地没过他的脚踝，膝盖，腰际，随之，他纵身入海，鱼雷一般窜进水底，片刻，他浮出水面，用肩头一下一下拱过海水，游向大海深处。然后，他翻过身，仰卧在大海上，许久许久，不改变姿势。他是那样悠闲自在，仿佛大海深处才是他的家，他凝望蓝天，脸上闪出满意的笑意。突然，他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不见踪影。

“主席！”有人轻轻叫了一声。

“唔，”他从另一处探出半个身子，双手抹去脸上的水滴，咯咯地笑起来，就像一个征服了大海的顽童一般快乐。

是的，他就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终身爱江湖湖海，他的诗词，他的生平都与搏击中流结下不解之缘。也许，只有大海才能作他的床铺，只有波涛才能作他的枕席，只有大海的涛声才是他的呼吸，只有大海的浩渺才能包容他的情怀。

他在水里畅游着，嬉戏着，许久，许久，才走上岸去。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眯起双眼，遥望远处的海，双脚插进暖融融的沙滩里。几个年轻人在他身边。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对身边的一个青年说：“高智，你给我找一本《增广》，明天就给我看。”

“好。”高智应道。

高智，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陕西佳县人，一个办事勤恳，精力充沛，忠心耿耿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中等身材，黑发黑眼，看上去挺帅的样子。

毛泽东平时说话不多，有什么事吩咐起来总是很简单，但他身边的人对他话里的意思却一听就明白，而且一听就知道该怎么去办。

——这里是中央首长在北戴河的避暑地，五十年代初刚刚修好。毛、刘、周、朱、陈、邓等中央领导各住一处，是那种滨海式的平房。每年夏天，中央首长就来这里避暑、办公、开会，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因为中央首长都在北戴河，所以，每日都有专人往返于北京和北戴河之间，送文件、书报、材料。

随毛泽东回到“浴场一号”他的住处之后，高智立即给北京的田家英打电话索要《增广》，并告诉田家英，主席明天就要。

《增广》这本书，高智过去听说过，但从没读过。主席此时为什么这样急于要它，这本书对主席目前到底有多重要，高智并不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他是一个不爱多嘴的人。然而，只要是主席让办的事，就一定要办得又快又好，这已经成了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办事准则和习惯。主席办事总是很急，他总是说：“我

明天就要。”甚至外出也很急，说走就真要走。他喜欢讲“明天”，似乎他的事拖不到“后天”。

第二天下午，送文件的同志到了。高智急忙去翻看送来的所有文件、材料。果然，有一本《增广昔时贤文》。高智放心了。

只是，这本书看上去并不玄奥，不过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嘛。主席博览群书，那书看得多啊，高智深信谁也没法同主席比。主席啥书都看，还看红楼梦的小人书呢！那么，《增广》到底是一本啥样的书呢？

高智自一九四五年十七岁到延安后，就在中央办公厅机要科工作，长期的机要工作练就了他作为机要人员必备的一切素质：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看的绝对不看，不该听的绝对不听，可听可不听的宁可不听，可看可不看的宁可不看——要知道，对于“机要人员”来说，好奇心是最大的敌人，这与科学家和作家恰恰相反，后者没有好奇心便没有创造，而前者有了好奇心便可能酿成大错。

然而，此时此刻的高智，似乎是应当有一些好奇心的，否则，我们今天怎么会知道毛泽东五十年代还看过《增广》，就算知道了，又如何判断毛泽东读的《增广》是哪个版本呢？

年轻好学的高智翻开《增广》看了几眼：知己知彼，将心比心，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嘿，这是

一本趣书嘛，主席怎么想着看这书哩？这里的谚语警句，寻常百姓也经常挂在嘴上，听上去还文诌诌的，挺有文化似的。高智看看主席的动静，知道主席正在睡觉。主席睡觉难，能睡上一个好觉，大伙就会高兴得过节似的……对了，何不趁此机会把书抄下来呢？年轻人有的是精力，说干就干。于是高智从下午抄到深夜，他挑灯夜战，一刻不停地抄着，他要力争在主席睡醒之前抄完它。

夜很深了。《增广》总算抄完了。电铃也响了，主席醒了。高智满意地搁下笔，将《增广》送到主席面前。

“主席，《增广》送来了。”

“好。”

“主席，没事我就走了。”高智了解主席的习惯，他退去了。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抄《增广》的高智也过了耳顺之年，到了毛泽东当年要《增广》的年纪。然而，那本手抄的《增广》，几十年来一直珍藏在高智身边。岁月流逝，墨迹渐渐陈旧，纸质渐渐发黄。离开主席后，不知多少次，高智想起老人家，便翻出手抄《增广》细细品味，每及于此，他就像又回到了主席身边，眼里便含着激动的泪水，当年挑灯夜战抄《增广》的情景又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可惜的是，高智

犯了个小的“错误”，他没有记下抄《增广》的年月日，因而他已无法回忆出确切的年月日了。所以，也许只好留待考证学家去考证了。

关于《增广》

《增广》是一本什么书呢？原来，如同《三字经》、《千字文》一样，《增广》本是一种启迪童蒙的蒙学教材。解放以后的学生，自然都没有读过。甚至连《三字经》，笔者也还是“批林批孔”时首次读到。那时，尽管“四人帮”把这些“蒙文”作为批孔的靶子，但大多数人“批一点、学一点，用一点”的调侃态度，已足见这类蒙文的生命力了。如今的书市上，这类蒙文更是层出不穷。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中国的启蒙文化源远流长。自周秦以来，两千多年间涌现过难以数计的蒙学教材，但流传最广的却屈指可数。《三字经》、《千字文》、《增广》便属流传最广之列了。其中《千字文》已经流传一千四百年之久，《三字经》、《百家姓》也流传了千年左右。《三字经》甚至被誉为“古今奇书”，“袖里通鉴纲目”，翻译成多种外文。

《增广》成书较晚，相传为明朝中叶一儒生编撰。后经一些人陆续增补，改成《增广昔时贤文》、《增广贤文》等，简称《增广》，清代和民国年间曾风靡全国，几乎家喻户晓，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比较著名的有上海普通书局和昌文书局的石印本。

《增广》同《三字经》、《千字文》一样，之所以流传至今，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是同它内容和形式上的许多突出优点分不开的。在内容上，《增广》紧紧围绕人生和社会两大主题，将历代典籍中先贤哲人的名言佳句编撰成书，从各个角度谈处世立身之道，深刻隽永，意味无穷，很有启迪和警醒作用。在形式上，《增广》将诸多名言佳句加以改造，使之通俗化，再吸收大量民间俗语，或两句一联，或四句一组，整齐押韵，循循善诱，简洁流畅，极便诵记。

人们也许都熟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吧？这本书在这几十年间曾跟随作者的命运几起几落。尤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其中的某些话一定记忆犹新：“中国有两句谚语：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世界上完全不被别人误会的事是没有的，而误会迟早总是可以弄清的。”这话所引的谚语，就见于《增广》。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举行了著名的记者招待会，元帅慷慨陈词，博来阵阵喝

彩。元帅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统统都要报销！”陈毅手一挥，台下掌声雷动，须知，此话也见于《增广》。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八十一岁高龄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也可见于《增广》啊！

自从高智向笔者讲述了关于《增广》的故事，我便在北京、南京、西安的书店里、书摊上，问遍此书，并买下五种不同版本的《增广》。可是，哪一种是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增广》呢？一九九二年四月，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日的上午，我终于在西安高智的家中，见到了他当年手抄的《增广》。真是光阴如梭啊，那本薄薄的发黄的手抄本，令我也感慨万端！同高智手抄的《增广》相对照，谢天谢地，我所购到的五种《增广》中，总算有一种与之完全吻合，也就是说，我总算买到了一本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增广》版本。

或许出于对《增广》的兴趣，或许出于对于伟人的某种敬意，要不然就是出于好奇心？我读过《增广》后，便不由自主地希望注释它。于是，我花了许多功夫，尽力寻出每一句的译文和出处，有了译文和出处，一本三四千字的《增广》就变得更加趣味无穷了。现在，我将此文附于本书之后，以飨读者。我相信读者会喜欢它，因为它确实是智慧的，至于其中的迂腐和局限，在

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恐怕无须笔者去“大批判”了吧？自然，所有的读者，都更应当感谢高智当年手抄了这么一本书，才使我们今日得以辨认毛泽东读过的《增广》版本，并在阅读之中又平添几分兴味。

《增广》联想之一：《清平乐·会昌》

毛泽东没有告诉高智，他何以在北戴河的大海上会想起《增广》，并且“明天就要”。所以，笔者也不敢妄加胡言。只是，在阅读《增广》时，我发现了其中的一句：“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这话立即令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上中学时烂熟于心的毛泽东诗词《清平乐·会昌》，因为该词中的第二句就是“莫道君行早”呀！

毛泽东当时要《增广》，是不是当他躺在大海上心旷神怡之时，思绪飞到了过去，想起了他过去在马背上吟成的这首词？抑或那年恰好为一九五六年夏天，毛泽东正在把他那些马背上的诗词加以整理，准备送《诗刊》于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发表呢？但无论如何，《增广》使我联想起了《清平乐·会昌》，而《清平乐·会昌》又使我联想起了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